

詞苑叢談
一







談叢苑詞

(一)

編 鈞 徐

序

詩與詞均三百之遺也。詩話之與詞話其卽春秋大夫歷聘賦詩見志左氏傳諸紀載遺意也。顧自孟繁有本事詩之纂計有功有唐詩紀事之編而詩話遂有成書。余獨慨夫詞肇於唐盛於宋元熄於明迄我昭代彬彬大振而詞話一書藝苑羣公相望千百年間至今未遑編次大爲恨事。夫詞者詩之餘而樂之緒也。宋大晟樂府所歌頌郊廟樂章率皆按譜倚聲叶應宮徵寇韓趙周諸公正大剛方勳業彪炳而興發毫揮不少香醲麗語作者旣繁韻事自侈後代逃虛之士薄以雕蟲叩之古近且有聲病茫然者而奚暇及詞業所不存宜聽其事之散軼而莫有紀也。然卽有博雅審音君子起而欲纂成書則又不易。蓋詞旣中熄於明劉高楊瞿而後鮮有繼軌諸凡蘭畹金荃之刻藏弃寥寥摭撫無資僅僅取花間草堂註中一二雋評韻事合諸里巷瑣談以災梨棗考證不精則繆訛相襲體裁罔辯則俚雅襍收欲成千百年未見之書以誇來者不戛戛其難哉。吾友徐虹亭先生菊莊詞久已傳播海內丁卯秋訪余於鄂渚官舍暇時出示所輯詞苑叢談或詞以人傳或人因事顯分門別類爲目有七詳體製審音韻復加辨證品藻與諧諢兼羅紀事與外編並載自唐宋迄今上下千餘年閒無不蒐討較之本事紀事二書尤爲縝密蓋先生家藏四庫遍覽無遺其足跡所經名山大川通都鉅邑時與畸人韻士相往來而珥筆禁林復工於比

事屬詞之體。劇心銑腎。積十餘年。方始就緒。是此書之成。非先生不能成。且成之必待於先生者。天亦若默相之。以啓熙朝文運之盛。上以鼓吹風雅。遙規左氏之紀載。又豈特供協律選聲之彥。嘯餘談柄已哉。方今樂府選本。盛推朱竹垞詞綜爲最。試持此書。以與竹垞揚摧。當必撫絃賞音。共相擊節。而有六代觀止之歎矣。時康熙戊辰仲春之朔。溫陵丁煒雁水氏。書於黃鶴樓下。

序

長洲 尤 侗 撰

予嘗纂明史藝文志。其以詩話著者。西涯昌穀而下。纍纍數十家。而詞話自升菴之外。無聞焉。古今詞話。久矣失傳。其軼時見於他說。抑何鮮哉。然詞之系宋。猶詩之系唐也。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畫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唐詩之後。香奩浣花。稍微矣。至有明而起。其衰。宋詞之後。遺山蛻巖。亦僅矣。及吾朝而恢其盛。天地生才。若爲此對偶文字。以待後人之側生挺出。角立代興。惡可存而不論哉。詞之見於話者。如後主之小樓昨夜。延己之一池春水。子京之紅杏枝頭。子野之雲破月來。東坡之大江東去。耆卿之曉風殘月。少游之山抹微雲。美成之并刀如翦。澤民之淚溼闌干。教授之鬢邊一點。皆其膾炙齒牙者。風流相扇。不乏美談。顧未有人集其成耳。年友徐子虹亭。詞人之翹楚也。向曾續孟檠本事詩。予爲作序。今復輯成詞苑叢談一書。蓋撮前人之要。而搜新剔異。更有聞所未聞者。洵倚聲之董狐矣。殆與本事詩相爲表裏。予故重爲之序。夫古人有詩史之說。詩之有話。猶史之有傳也。詩既有史。詞獨無史乎哉。願以傳之海內。且爲他日藝文志中。增一則佳題也。

自序

徐子之爲詞苑叢談也。從無聊羈旅中。搜取樂章。可佐尊前酒邊之所吐屬者。拾殘紙禿筆。隨時隨地。書之牀頭。置一竹籠。然紙條納於其內。對客輒舉一二條。如頭白宮人。說天寶遺事。令人愴移時。以爲笑樂。積有月日。彙成數卷。歲丁巳。浪踏瑣闌。重尋桃葉。偶與周子雪客追話昔年同遊燕市。旗亭一曲。至今流傳人口。而勝侶良朋。升沈不一。因及叢談。則周子亦方有事於斯。亟索其藁。視予補綴。猶十之四五。予因請而蒼萃畢業焉。周子勿靳。悉以畀予。予方潦倒場屋。收而藏諸篋衍。不意秋風報罷。氍毹歸來。仍客武林。舉抑鬱摧挫之氣。無所舒洩。自覺蝮蛇怪鳥。爲天地閒廢棄之物。不惜傅粉搔頭。低唱曉風殘月。以供世人殘睡。因取向日所編。爲之條分縷析。別爲詮次。傍及詞之源流正變焉。嗟乎。今世讀書之士。高者激昂文章氣節閒。而卑則浮沈濡首於蟻羶鼠腐之際。吾兩人窮年矻矻。一無所成。徒托諸靈均騷辯。靖節閒情之內。此其志誠足悲也。花鈿歌劍。睥睨金莖玉茗。千秋萬世後。誰復知吾兩人者。遂遺書周子。而序其顛末如此。昔康熙戊午正月。菊莊徐鉞書於西湖舟次。

是書之輯。始於癸丑。迄於戊午。凡六年。所抄撮羣書不下數百餘種。歲在己未。余橐筆禁林。從退食之暇。與同年友秀水竹垞朱君。宜興其年陳君。互相參訂。竹垞始謂余摺摭書目。必須旁注於下方。不似

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者。余踐其言。惜已脫藁。無從一一追遡。閒取偶及記憶者。分注十之二三。藏諸篋衍。時爲補綴。然猶慮其擇焉不精耳。丁卯之秋。余旣放歸。遊於鄂渚。適丁雁水觀察見之。謂其可傳。乃捐俸爲余錢板。而仍繫以戊午舊序者。不忘曩日偕周子雪客蒼萃之勤也。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六月朔日。虹亭徐鉉。又識於吳江城西之松風書屋。

詞苑叢談凡例

一曰體製。填詞原本樂府。自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前人言之詳矣。余故蒼萃其說。以攷其離合正變焉。至氣體互殊。代有升降。亦略爲申論。

一曰音韻。詩宗唐韻。夫人而奉爲金科玉律矣。若詞韻向無定準。故其出入寬嚴。卽宋人猶未免疵類。今一以沈東江氏詞韻略爲則。而間採諸家之說。以備參攷。至宮商疊配。清濁殊途。辨析毫芒。猶俟審音者。

一曰品藻。殘月曉風。大江東去。鐵板紅牙。褒譏千古。特是優伶之口。未免強爲差排。余爲搜討名人緒論。以己見參之。所謂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善乎江淹之見。良有以夫。

一曰紀事。金荃蘭畹。雖異紋纂組。都屬子虛烏有。余惟搜採逸事。可傳佳話者。庶足供塵尾閒談。

一曰辨證。傳疑傳信。良史固然。詞雖小道。偶有寄托。然說分彼此。亦足貽悞後人。予細加詳攷。歸于畫一。誕妄貽譏。差謂能免。

一曰諧諢。淳于曼倩。爲千古滑稽之雄。里巷小詞。未必無關風化。余閒採打油蒜酪諸體。使覽者警省。非止冠纓欲絕也。

一曰外編。凡齊諧志怪之書。雖事屬荒唐。亦小說家所不廢。余因取仙鬼神怪。以及奇緣異耦。載在野史傳奇者。徧爲摭摭。以資談柄。

虹亭徐 鈞纂述

詞苑叢談總目

卷一

體製

卷二

音韻

卷三

品藻

卷四

品藻

卷五

品藻

卷六

紀事

詞苑叢談

總目

卷七

紀事

卷八

紀事

卷九

紀事

卷十

辨證

卷十一

諧謔

卷十二

外編

詞苑叢談卷一

清 吳江徐 鈞電發編輯

體製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連手躑躅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此絕妙好詞。已在清平調菩薩蠻之先矣。

沈約六憶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也。屈子離騷亦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然則詞果有合于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璠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于罍。鱗鱗。此二四言調也。還之詩曰。遭我乎狹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於垤。婦嘆於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詩曰。厭浥行露。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宣。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豈非三百篇實祖禰哉。藥園閑話

唐人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常作漁歌子一詞。極能道漁家之事。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今樂章一名漁父。卽此調也。西吳記云。湖州磁湖鎮。道志磯。卽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也。新唐書云。志和字

子同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肅宗特見賞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今武昌府志記大冶縣東九十里爲道士洲卽西塞山塞音澤見水經云壁立千仞東北對黃公九磯故名西塞橫截江流旋渦沸激舟人過之每爲失色張耒詩已逢嫵媚散花峽不怕危亡道士磯遂以爲卽志和所遊西塞山也未知孰是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詞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藝苑雌黃云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又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沈香與夫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處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閒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旣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嬌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晒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亦有菩薩蠻春光好

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也。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尙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縵一池春水之辭，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卽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賀方回晚景云：驚外紅綃一縷霞，淡黃楊柳帶棲鴉。玉人和月折梅花，笑撚粉香歸繡戶，半垂羅幕護窗紗。東風寒似夜來些。其起句本王子安滕王閣賦：此子可云善盜，賀有姬能詩，嘗答賀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卻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句亦可誦。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翦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豔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

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挂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調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

茗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可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曰。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姜堯章號白石道人。善吹簫。能自製曲。淳熙丙申。至日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堯章愴然感慨。因自度揚州慢一曲云。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豈蕊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堯章又嘗載雪詣石湖。度新聲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習之。音節諧婉。乃命之曰暗香疎影。其暗香詞云。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疎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

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其疎影詞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離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相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研北雜志云。小紅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藝成大請老。姜二妓歌之。音節清婉。成大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里橋。夔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夔卒于蘇州。范攄詩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陸花。宋時花藥出東西馬陸。皆名人葬處。夔葬此故云。

師師令。因張子野所製新詞。贈妓李師師得名也。詞云。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學粧皆道稱時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綵衣裳勝未起。縱亂霞垂地。都城池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脣一點小朱。葉正值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

唐主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此莊宗自度曲也。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十二字。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宴桃源。一名憶仙姿。

宋陳亞性滑稽。常用藥名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相思意已深。意已深白紙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參商故要檀郎讀。毒分明記得約當歸。歸當遠至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雨餘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從容半下半下夏紗幮。睡起來閒坐北亭中。北亭中萼滴盡珍珠淚。爲念塔辛勤。辛勤去折

蟾宮桂。其三日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將半。琵琶閒後理相思。必撥_草朱絃斷。擬續斷朱絃。續待這冤家面。代緒。予謂此等詞偶一爲之可耳。畢竟不雅。

韓文公遣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勸酒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攔。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王阮亭曰。黃魯直竟作歇後鄭五何哉。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幙無重數。金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梨花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此歐陽文忠公蝶戀花春暮詞也。李易安酷愛其語。遂用作庭院深深調數闋。楊升菴云。一句中連三字者。如夜夜夜深。聞子規。又日日斜空醉歸。又更更漏月明中。又樹樹樹梢啼曉鶯。皆善用疊字也。

宋宣和閒掘地得石刻一詞。唐人作也。本無題。後人名之後庭宴云。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消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簌。

俞仲茅_彥爰園詞話曰。詞全以調爲主。調全以字之音爲主。音有平仄。多必不可移者。閒有可移者。仄有上去入。多可移者。閒有必不可移者。儻必不可移者。任意出入。則歌時有棘喉澀舌之病。故宋時一調。作

者多至數十人。如出一吻。今人既不解歌。而詞家染指。不過小令。中調尙多以律詩手爲之。不知孰爲音。孰爲調。無怪乎詞之亡也。

又曰。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卽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軒自度梁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併捧心也。

周長卿元曰。古人好詞。卽一字未易彈改。子瞻綠水人家遠。別本遠作曉。爲古今詞話所賞。愚謂遠字雖平。然是實境。曉字無歸著。試通咏全章便見。少游斜陽暮。後人妄肆譏評。托名山谷。淮海集辨之詳矣。又有人親在郴州見石刻。是斜陽樹。樹字甚佳。猶未若暮字。至茗溪漁隱記者。卿鼇山彩結。結改作締。益佳。不知何佳也。若子瞻低繡戶。低改窺則善矣。

又曰。唐晚五代小令。填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捫蝨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院閒晝。翠逕鴛來。驚下新紅鋪繡。倚危牆。舊本一作欄。望登。一作

高榭海棠帶雨胭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舊本又因循上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仍一作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

今曲中簾幙風柔。庭幃畫永。海棠帶雨胭脂透。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石州、甘州、渭州、氐州也。宋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明朝大卹。則用應天長云。

劉公馘體仁詞釋曰。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瀟瀟雨歇。易水之歌也。同是天涯。麥蘄之詩也。又是羊車過也。

團扇之辭也。夜夜岳陽樓中。日出當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風一半。鮠居之諷也。瓊樓玉宇。天問之遺也。詞有與古詩同妙者。如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卽灞岸之興也。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卽勅勒之歌也。危樓雲雨上。其下水扶天。卽明月積雪之句也。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卽平生少年之篇也。

又曰。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于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袖爲君舞。倩盈盈翠袖。搵英雄雄淚。正是一法。然又須結得有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乃得。又曰。稼軒杯汝來前。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詞家本色。

又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疆也。

又曰。中調長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粘。如畫家開合之法。須一氣呵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

又曰。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

又曰。詞中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襯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觀者不作對疑。尤妙。

又曰。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韻。至元美道場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詞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至鑿括體。亦不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卽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詞與詩不同。詞之語句。有兩字四字。至七八字者。若惟疊實字讀之。且不通。況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任。況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之類。卻要用之得其所。

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有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鍊。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美于鍊字者。多于李長吉。溫庭筠詩中來。字面亦詞中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此詞便不質實。白石如

疎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魂飛越。

沈東江謙曰。承詩啓曲者詞也。上不可似詩。下不可似曲。然詩曲又俱可入詞。貴人自運。

又曰。小調要言短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肉停勻。忌平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緻語。綿婉中著一二激厲語。尤見錯綜。

又曰。白描不可近俗。修飾不得太文。生香真色。在離卽之間。不特難知。亦難言。

又曰。僻詞作者少。宜渾脫。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生新。斯能振動。

又曰。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情者。周美成之衣染鴛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足悟偷聲變律之妙。

又曰。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

又曰。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秦少游一向沈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鏟盡浮詞。直抒本色。而淺人常以雕繪傲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

又曰。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歐陽永叔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語不相襲。又能各見所長。

又曰。填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迷離稱雋。著一實語。敗矣。康伯可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晏叔

原紫駟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秦少游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深得此法。

又曰。詞要不亢不卑。不觸不悖。驀然而來。悠然而逝。立意貴新。設色貴雅。構局貴變。言情貴含蓄。如驕馬弄銜而欲行。粲女窺簾而未出。得之矣。

賀黃公^裳詞。筌曰。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常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此卻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顰于南子。

又曰。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魏夫人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閒。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安排一箇字。費許大氣力。

又曰。寫景之工者。如尹鶉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翦燈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入神之句。

又曰。詞雖宜于豔冶。亦不可流于穢褻。吾極喜康與之滿庭芳。寒夜一闋。眞所謂樂而不淫。且雖填詞小伎。亦兼詞令議論敘事三者之妙。首云。霜幕風簾。閒齋小戶。素蟾初上雕籠。寫其節序景物也。繼云。玉杯醞醖。還與可人同。古鼎沈煙篆細。玉笋破橙橘香濃。梳粧懶。脂輕粉薄。約略淡眉峰。則陳設之濟楚。殺核

之精良。與夫手爪顏色。一一如見矣。換頭云。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紛冗匆匆。則不惟以色藝見長。宛然慧心女子。小窗中喁喁口角。末云。酩酊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一段溫存旖旎之致。咄咄逼人。觀此形容節次。必非狹斜曲里中人。又非望宋窺韓者之事。真所云真箇憐惜也。

又曰。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拌。盡君今日歡。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卽韋意。而氣加婉矣。

又曰。凡寫迷離之況者。止須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牀斜月疎鐘後。不言愁而愁自見。因思韓致光。空樓雁一聲遠。屏燈半滅。已足色悲涼。何必又贅眉山正愁絕耶。覺首篇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如此結句。更自含情無限。

毛稚黃先舒曰。李易安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全句。渾妙。嘗論詞貴闢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遠乍近。所爲妙耳。如遊樂詞。微須著愁思。方不癡肥。李春情詞。本閨怨。結云。多少遊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爾開拓。不但不爲題束。併不爲本意所苦。直如行雲舒卷自如。人不覺耳。

又曰。前半泛寫。後半專敍。盛宋詞人多此法。如子瞻賀新涼。後段只說榴花。卜算子後段只說鳴雁。周清

真寒食詞。後段只說邂逅。乃更覺意長。

又曰：藝苑卮言云：填詞小技。尤爲謹嚴。夫詞宜可自放。而元美乃云謹嚴。知詞故難作。作詞亦未易也。柴虎臣云：指取溫柔。詞歸蘊藉。曠而閨幃。勿浸而巷曲。浸而巷曲。勿墮而鄙鄙。又云：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曉風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可謂雅暢。彭羨門孫遜曰：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其新僻。而去其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清雋。而去其平實。用古人之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不可不知也。

董文友蓉塘詞話曰：嚴給事與僕論詞云：近日詩餘。好亦似曲。僕謂詞與詩曲。界限甚分。似曲不可似詩。仍復不佳。譬如擬六朝文。落唐音固卑。侵漢調亦覺僞父。

鄒程村祇謨

詞衷曰：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嘯餘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用

黑白及半黑半白圈。以分別之。不無魚豕之訛。且載調太略。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係兩體。但字數稍同。及起句相似。遂誤爲一體。恐亦未安。至嘯餘譜。則舛誤益甚。如念奴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乘。賀新郎之與金縷曲。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載數體。燕臺春之卽燕春臺。大江乘之卽大江東。秋霽之卽春霽。棘影之卽疎影。本無異名也。而誤仍訛字。或列數體。或逸本名。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腳。又如千年調。六州歌頭。陽關引。帝臺春之類。句數率皆淆亂。成譜如是。學者奉

爲金科玉律。何以迄無駁正者耶。

又曰。俞少卿云。郎仁寶瑛謂填詞名同。而文有多寡。音有平仄。各異者甚多。悉無書可證。然三人占。則從

二人。取多者證之可矣。所引康伯可之應天長。葉少蘊之念奴嬌。俱有兩首。不獨文稍異。而多寡懸殊。則

傳流抄錄之誤也。樂章集中尤多。其他往往平仄稍異者亦多。吾向謂閒亦有可移者。此類是也。又云有

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作兩句者。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此自確論。子瞻填長調。多用此法。

他人卽不爾。至于花閒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葉杯。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當時何

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曉。愚按此等處。近譜俱無定例。作詞者旣用其體。卽于本題註明亦可。

俞少卿云。花閒集內三十二調。草堂諸本所無。尊前集僅當花閒三之一。而草堂所無者二十八調。內八

調。與花閒同。餘又皆花閒所無。有喜遷鶯。應天長。三臺。名與草堂同。而詞絕不同。又有調同而名異者。憶

姿卽如夢令。羅敷。豔歌。卽醜奴兒令。又有調同而微不同者。蕭湘神。赤棗子。于搗練。子。斛珠。之。于醉落魄。餘叵殫述。大抵一調之始。隨人遣詞。

命名。初無定準。致有紛拏。至花草粹篇。異體怪目。渺不可極。或一調而名多。至十數。殊厭披覽。後世有述

則吾不知。愚按此類。宋詞極多。張宗瑞詞一卷。悉易新名。近來名人。亦閒效此。余選悉從舊名。而詳爲考

註。庶使觀者。披卷曉然耳。

又曰。阮亭常云。詞選須從舊名。如本草誌藥。一種數名。必好稱新目。無裨方理。徒惑觀聽。愚謂好用舊譜

之改稱者。如本草中之別名也。又有自立新名。按其詞則枵然無有者。如清異錄中藥名。好奇妄撰者也。然閒有古名無謂。而偶易佳名者。如用修易六醜爲箇儂。阮亭易秋思耗爲畫屏秋色。但就本詞稱之。不妨小作狡獪。

又曰。詞有一體而數名者。亦有數體而一名者。詮敍字數。不無次第參錯。其一二字之間。在于作者。研詳綜變。譜中譜外。多取唐宋人本詞較合。便得指南。張世文。謝天瑞。徐伯曾。程明善等。前後增損。繁簡俱未盡善。沈天羽謂花閒無定體。不必派入體中。但就河傳。酒泉子諸調言耳。要非定論。前人著令。後人爲律。必謂花閒無定體。草堂始有定體。則作小令者。何不短長任意耶。中郎虎賁。吾善乎俞光祿之言耳。

又曰。詞之歌調。旣已失傳。而後人製調創名者。亦復不乏。如用修之落燈風。款殘紅。元美之小諾皋。怨朱絃。緯真之水慢聲。裂石青江。仲茅之美人歸。仲醇之闌干拍。以及支機集之琅天樂。天台宴等類。不識比之樂章大聲諸集。輒叶律與否。文人偶一爲之可也。

又曰。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蘇長公之皂羅特髻。調中連用七采菱拾翠字。程書舟之四代好。調長連用八好字。劉龍洲之四犯翦梅花。調長中犯解連環。醉蓬萊。段二雪獅兒等體。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如傾杯。塞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縷析。龍洲之四犯。想卽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耶。或後人所增。如劉輝之嫁名歐陽。未可知也。

又曰調名原起之說起于楊用修及都元敬而沈天羽掩楊論爲己說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塔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春遊鷄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紗取杜陵詩意青玉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踏莎行草過青溪西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高昌女子所戴油帽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歌其勇也生查子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此升菴詞品也卽沈天羽所載疏名又如滿庭芳取柳柳州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朝上闔闔宮夜宴清都闕又云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註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于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新曲未有名適進荔枝至因名荔枝香解語花出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如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此元敬南濠詩話也卓珂月又云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愚按宋人詞調不下千餘新度者卽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若一一推鑿何能盡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詞不已失傳乎且僻調甚多安能一一傳會載籍自命稽古學者寧失闕疑毋使後人徒資彈射可耳

又曰。胡元瑞筆叢。駁用修處最多。其辨詞調。尤極覲縷。如辨詞名之本詩者。點絳脣。青玉案等。楊說或協。餘俱偶合。未必盡自詩中。滿庭芳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淒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謂查卽古。槎字。合之博望。意義不通。菩薩蠻。謂蠻國之人。危髻金冠。瓔絡被體。故名。非專指婦髻也。蘭陵王。入陣曲。見北齊史。尉遲大杯。正史無考。乃誤認元人雜劇。鷓鴣天。謂本鄭嵎詩。則雞鹿塞。當入何調。曲中有黃鶯兒。水底魚。鬪鷓鴣。混江龍等。又本何調耶。元瑞此論。可謂詞品董狐矣。愚按用修。元敬。俱號綜博。而過于求新作好。遂多璫漏。如一滿庭芳。而用修謂本吳融。元敬謂本柳州。果何所原起歟。風流子。二字一解。尤爲可笑。詞中如贊浦子。竹馬子之類極多。亦男子通稱耶。則兒字又屬何解。荔枝香。解語花。與安公子等類相近。似乎可据。若連環華胥。本之莊列。塞垣玉燭。本之後漢書爾雅。遙遙華胥。探河宿海。毋乃大遠。此俱穿鑿附會之過也。然元瑞考據精詳。而于詞理未盡研涉。毛稚黃詩辨。坻駁胡元瑞云。詞人以所長入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字。鷓鴣天。而玉樓春無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是不知有瑞鷓鴣。而以臆說附會也。此數調。本在眉睫。而持論或誤。信乎博而且精之有難矣。愚又按詞品序中云。唐七言律。卽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仄韻。卽詞之玉樓春也。胡豈不知。而臆辭若此。豈有意避楊語。或下筆之偶誤耶。又曰。辭品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濱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醉公子。則咏公子醉也。胡元瑞藝林學山云。諸詞所咏。固卽詞名。然詞家亦閒如此。不盡泥也。菩薩

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著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餘可類推。猶樂府然。題卽詞曲之名也。聲調卽詞曲音節也。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愚按此論，楊固大泥，胡亦未盡通方也。大率古人由詞而製調，故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因調而填詞，故賦寄率離原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宋人如黃鶯兒之咏鶯，迎新春之咏春，月下笛之咏笛，暗香疎影之咏梅，粉蝶兒之咏蝶，如此之類，其傳者不勝屈指。然工拙之故，原不在是。近人偶爾引用，巧不累雅，若藉是名工，所謂竇中窺日，未見全照耳。

又曰：沈天羽云：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名，又本填詞。然去填詞更遠。爲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青杏兒調中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令小卽北劇仙呂調。小令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脣、霜天曉角、卜算子、謁金門、憶秦娥、海棠春、秋葉香、燕歸梁、浪淘沙、鷓鴣天、虞美人、步蟾宮、鵲橋仙、夜行船、梅花引。中調之唐多令、一翦梅、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天仙子、傳言玉女、風入松、剔銀燈、祝英臺近、滿路花、戀芳春。意難忘、長調之滿江紅、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絳都春、念奴嬌、高陽臺、喜遷鶯、東風第一枝、真珠簾、齊天樂、二郎神、花心動、寶鼎現。皆南劇之引子。小令之柳稍青、賀聖朝。中調之醉春風、紅林擒近、驀山溪。長調之聲慢、八聲甘州、桂枝香、永遇樂、解連環、沁園春、賀新郎、集賢賓、哨遍。皆南劇慢詞。外此鮮有相同者。更有南北曲與詩餘同名，而調實不同者。又不能盡數。胡元瑞云：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

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鷓鴣天、一翦梅。元人雖用。悉不可按腔矣。愚按此等九宮譜中悉載。然有全體俱似者。又有不用換頭者。至詞曲之界。本有畦畛。不得謂調同而詞意悉同。竟至儒墨無辨也。

又曰。小調換頭。長調多不換頭。閒如小梅花、江南春諸調。凡換韻者多非正體。不足取法。

又曰。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蓋詞語句參錯。復格以成韻。支分驅染。欲合得離。能如李長沙所謂善用韻者。雖和猶如自作乃妙。近則香嚴諸集。半用宋韻。阮亭稱其與和杜諸作同爲天才。不可學。其餘名手多喜爲此。如和坡公楊花諸闋。各出新意。篇篇可誦。但不可如方千里之和片玉。張杞之和花閒。首首強叶。縱極肖。能如新豐雞犬。盡得故處乎。

又曰。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

又曰。詞有鑿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晦菴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近來公馘文友。有一首迴作兩調者。文人慧筆。曲生狡獪。此中故有三昧。匪徒乞靈竇家餘巧也。

又曰。詞之紆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俱載樽前集中。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

絕句也。阿那曲、雞叫子、仄韻七言絕句也。花間集多收諸體。瑞鷓鴣、七言律詩也。載草堂集中。款殘紅、五言古詩也。用楊

修體裁易混。徵選實繁。故當稍別之。以存詩詞之辨。

又曰。張南湖詩餘圖譜。於詞學失傳之日。創爲譜系。有筆路藍縷之功。虞山詩選云。南湖少從西樓王氏遊。刻意填詞。必求合某宮某調。某調第幾聲。其聲出入第幾犯。抗墜圓美。必求合作。則此言似屬溢論。大約南湖所載。俱係習見諸體。一按字數多寡。韻脚平仄。而于音律之學。尙隔一塵。試觀柳永樂章集中。有同一體。而分大石歇指諸調。按之平仄。亦復無別。此理近人原無見解。亦如公馭所言。徐六擔板耳。

王阮亭

士禛正

曰。近日雲閒作者論詞。有云。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崑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

宋調。庶防流失。僕謂此論雖高。殊屬孟浪。廢宋詞而宗唐。廢唐詩而宗漢魏。廢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漢。然則古今文章一畫足矣。不必三墳八索。至六經三史。不幾贅疣乎。又云。或問詩詞曲分界。予曰。無可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飛來。定非香奩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也。

詞有定名。卽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平仄韻脚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文義偶不聯暢。用一二字襯之。密按其音節虛實閒。正文自在。如南北劇。這字。那字。正字。箇字。卻字之類。從來詞本卽無分別。不可不知。一曰宮調。所謂黃鍾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仙宮調。歇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也。詞有同名。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如北劇黃鍾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一曰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有長調。或系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

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卽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鷓鴣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酹江月。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矣。

東坡賀新涼詞。乳燕飛華屋。云後段。石榴半吐紅巾盞。以下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疎桐。云縹緲孤鴻影。以下皆說鴻。別一格也。

調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疎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環珮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所使。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爲正。故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袁籀菴曰。詞有三法。章法。句法。字法。有此三者。方可稱詞。噫。難言矣。

王西樵士祿曰。菩薩蠻迴文。有二體。有首尾迴環者。如邱瓊山秋思。湯臨川織錦是也。有逐句轉換者。如

蘇子瞻閨思。王元美別思是也。然逐句難于通首。近時惟了葯園擅此體。今錄其一篇云。下簾低喚郎知也。也知郎喚低簾下。來到莫疑猜。猜疑莫到來。道儂隨處好。好處隨儂道。書寄待何如。如何待寄書。

菊莊偶筆曰。蘭陵董文友望梅一調。以七字爲韻。詞云。奴年兩七。比陶家八八。李家七七。風情仙韻。知難並。自思量。可及十分之七。卻似天孫。幾望斷新秋初七。正閒看北斗。遙掛闌干。雲邊橫七。空有琴絲五七。更詞名八六。歌名一七。奈唱回殘月。曉風難說。與韋曲才人柳七。簡點春風。已花信今番六七。怕年華都似頃刻。開花般七。雖具慧心巧舌。然此體亦不必效顰也。

尤悔菴侗曰。詞名斷宜從舊。其更名者。乃摘前人詞中句爲之。如東坡念奴嬌赤壁詞。首云大江東去。末云一杯還酹江月。今人竟改念奴嬌爲大江東去。又名酹江月。又名赤壁詞。如此則有一詞。卽有一詞名。千百不能盡矣。後人訛大江東爲大江乘。更可笑。舉一以例其餘。

詞苑叢談卷二

音韻

沈氏詞韻略。沈謙去矜著。毛先舒雅黃括略并註。

東董韻平上去三聲。先舒按填詞之韻。大略平聲獨押。上去通押。然閒有三聲通押者。如西江月少年心上。去通押之法。故後又別爲五部云。又按唐人作詞。多從詩韻。宋詞亦有謹守詩韻不旁通者。蓋用韻自惡流濫。不嫌謹嚴也。

一東、二冬通用。東冬卽今詩韻。後俱做此。一董、二腫、一送、二宋通用。

江講韻平上去三聲。

三江、七陽通用。三講、二十二養、三絳、二十二漾通用。

支紙韻平上去三聲。

四支、五微、八齊、十灰半通用。十灰半如回梅催杯之類。四紙、五尾、八薺、十賄半、四真、五味、八霽、九泰半、十隊

半通用。十賄半如悔奮腿餒之類。九泰半如沛會最沫之類。十隊半如妹碎廢吠之類。

魚語韻平上去聲。

六魚、七虞通用。六語、七慶、六御、七遇通用。

街蟹韻平上去三聲。街屬九佳，因佳字入麻，故用街字作韻。而括略仍稱九佳半者，本其舊也。

⑨九佳半、十灰半通用。九佳半如鞋牌乖懷之類。十灰半如開才來猜之類。⑩九蟹半、十賄半、⑪九泰半、十隊半通用。九蟹半如十賄半，如海宰改采之類。九泰半如奈蔡賣怪之類。十隊半如代再賽在之類。

真軫韻平上去三聲。

⑫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半通用。十三元半如魂、

⑬十一軫、十二吻、十三阮半、⑭十一震、十二問、十三

願半通用。十三阮半如村、本、損、恨之類。十三願半如頓、遜、嫩、恨之類。

元阮韻平上去三聲。

⑮十三元半、十四寒、十五刪、一先通用。十三元半如袁、⑯十三阮半、十四旱、十五潛、十六銑、⑰十三願

半、十四翰、十五諫、十六霰通用。十三阮半如遠、蹇、晚、反之類。十四願半如怨、販、飯、寔之類。

蕭篠韻平上去三聲。

⑱二蕭、三肴、四豪通用。⑲十七篠、十八巧、十九皓、⑳十七嘯、十八效、十九號通用。

歌哥韻平上去三聲。

㉑五歌獨用。⑳九蟹半、二十哿、㉑二十箇通用。九蟹半如

佳馬韻平上去三聲。

㊦九佳半、六麻通用。九佳半如媧、蛙、查、叉之類。㊧九蟹半、二十一馬、㊨九泰半、二十一禡通用。九蟹半如罷之類、九泰半如卦、話之類。

庚梗韻平上去三聲。

㊩八庚、九青、十蒸通用。㊪二十三梗、二十四迴、二十五拯、㊫二十三映、二十四徑、二十五證通用。尤有韻平上去三聲。

㊬十一尤獨用。㊭二十六有、㊮二十六宥通用。

侵寢韻平上去三聲。

㊯十二侵獨用。㊰二十七寢、㊱二十七沁通用。

覃感韻平上去三聲。

㊲十二覃、十四鹽、十五咸通用。㊳二十八感、二十九琰、三十賺、㊴二十八勘、二十九豔、三十陷通用。

屋沃韻入聲。

㊵一屋、二沃通用。

覺藥韻入聲。

㊶三覺、十藥通用。

質陌韻入聲。

因四質、十一陌、十二錫、十三職、十四緝通用。

物月韻入聲。

因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十六葉通用。

合洽韻入聲。

因十五合、十七洽通用。

先舒按此本是括略未暇條悉然作者先具詩韻而用此譜按之亦可以無謬矣但沈氏著此譜取證古詞考據甚博然詳而反約唯以名手雅篇灼然無弊者爲準至于濫通取便者古來自多不爲訓也

毛稚黃先舒曰去矜手輯詞韻一篇旁羅曲證尤極精確謂近古無詞韻周德清所編曲韻也故以入聲作平上去者約什二三而支思單用唐宋諸詞家槩無是例謝天瑞暨胡文煥所錄韻雖稍取正韻附益之而終乖古奏索宋元舊本又渺不可得于是博考舊詞裁成獨斷使古近臚列作者知趨衆著爲令且同畫一焉

又曰予讀有宋諸公作雖雅號名家篇盈什百若秦觀秋閨幔暗累押仲淹懷舊外淚莫辨邦彥美人心雲並陳少隱禁烟南天雜押棄疾諸作歌麻通用李景春恨詞本支紙韻而中闌入來字其他固未易闔數故知當時便已縱逸徒以世無通韻之人故傳譌迄今莫能彈射而讎才劣手苦于按譜更利其疎漏借以自文其爲流禍可勝道哉則去矜此書不徒開絕學于將來且上訂數百年之謬矣然卒讀之際亦

閒有牴牾。予爲附注數條。比于賈孔疏經之例焉。

毛稚黃詞韻說云。去矜詞韻例。取范希文蘇幕遮詞。地外二字相叶。又取蔣勝欲探春令詞。處翅住指四字相叶。疑於支紙魚語。佳蟹三部韻。可以互通。先舒按。宋詞此類。僅見數首。如辛棄疾南歌子。新開河詞。本佳蟹韻。而起韻用時字。歐陽修踏莎行。離別詞。本支紙韻。而未韻用外字。姜夔疎影咏梅詞。本屋沃韻。而中用北字。柳耆卿送征衣詞。本江講韻。而未用遙字。當是古人誤處。未宜遽用爲例。又如棄疾滿江紅。咏春晚詞。十七篠與二十六有合用。此獨毛詩有其法。如陳風月出。皎皓糾擯受相叶。豳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之類。及他書。僅見數條。然止數字。未必全韻俱通也。又在騷賦則宜施之填詞。尤屬創異。蓋宋詞多有越韻者。至南渡尤甚。此如李杜諸詩。閒有雜韻。晚唐律體。首句出韻。古人墮法護前。類復爾爾。未足遽以爲式也。

又云。沈氏詞韻按云。古詩韻五歌可以通六麻。十一尤可以通六魚七虞。于填詞則未嘗見。豈敢泥古而誤今耶。若夫十二侵之通真文庚青蒸。則詩詞並見合并。故從之。又引古樂府嬌女詩。北遊臨河海。遙望中菰菱。芙蓉發盛華。淥水清且澄。絃歌奏音節。髣髴有餘音。及毛澤民于飛樂詞。雲驚瓶心。膺相叶。作据先舒按。歌麻二韻。魚虞尤三韻。古詩騷樂府俱通。而相和曲。陌上桑。張華輕薄篇。尤爲可徵。至侵韻單用。在古亦嚴。卽毛詩楚辭止數字叶入。如綠衣鼓鐘之末章。涉江款秋冬之緒風。邱余車兮方林之類。而真

文合韻。庚青合韻。漢魏以來自多。十蒸閒通庚青。自晉後亦頗單叶。尤可異者。此韻校庚青聲吻。亦不甚差別。六經中若螽斯、天保、無羊、繁霜等章。以及易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記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皆暗同沈韻。一字不譌。足徵此韻在古嚴甚。通入者。不過數字耳。槩之他字。未必盡通。大略古詩辭真文自爲一韻。庚青自爲一韻。侵自爲一韻。蒸則自爲一韻。而稍離合于庚青之間。今詞韻以蒸合庚青。又以歌麻互通。魚虞尤互通。正可施于古詩。而不可施于填詞。其說當已。至于侵與真文庚青蒸諸韻。不但古當慎之。填詞亦未宜遽通也。又真文之於庚青蒸。宋代名手作詞。亦多區別。去矜云云。此但舉一隅。未爲通訓。予故備論其全云。

又云。詩韻唯孫愐唐韻一書。稽載詳明。考韻者當據爲正。如灰韻一部中。亦自別。而孫本臚分最清楚。如回枚之類。自以灰字領韻爲一段。開哀之類。自以哈字領韻爲一段。又如元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袁煩之類。以元字領韻爲一段。昆門之類。以魂字領韻爲一段。又如隊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佩妹之類。以隊字領韻爲一段。賽戴之類。以代字領韻爲一段。穢吠之類。以廢字領韻爲一段。今詞韻有某韻半通之例。覽者但按孫氏本而考之。亦庶幾矣。

又云。古韻之差等有三。今韻之差等有四。古韻自上世以及先秦。其韻最疎而最純。此一等也。漢魏用韻稍密而駁。此一等也。晉宋齊梁之間。韻益密而亦漸雜。此一等也。是古韻之差等三也。自唐而下。則一百

六韻之較然。此一等也。宋人填詞韻漸疎而駁。此一等也。元北曲韻密矣。而實偏。故四聲不備。此一等也。明南曲韻雅駁閒出而略。在宋詞元曲之間。有如四聲咸備。此宋韻也。如韻有車遮。此元韻也。此一等也。所謂今韻之差等四也。

又云。沈約韻雖有其書。世實未嘗遵用之。今之所遵。唐孫愐韻。禮部韻一名唐韻。非沈氏韻也。蓋沈氏之韻最爲煩苛。總四聲。凡分二百零六部。唐人因而合之。爲一百七部。曰唐韻。陳州司馬孫愐差次之。今所遵承皆是物也。若沈氏則廢闕久矣。豈惟唐人爲然。卽梁陳隋人亦未嘗用之也。劉孝威行行且遊獵篇。陽唐合矣。陰鏗新成安樂宮。灰哈合矣。王春七夕詩。歌戈合矣。不假多証。聊舉明之耳。且豈徒梁陳隋人乎。卽約亦不能自遵之。其昭君詞。歌與戈合者也。酬謝宣城眺詩。云與魂合者也。新安江詩。眞與諄合者也。故曰沈約雖有其書。實未嘗有遵用之者也。若孫愐唐韻。凡一百一十四部。而今考唐詩用韻。止一百七部。是唐人作詩。止取裁于一百七部。愐韻雖多其七。時人亦未嘗肯遵之。至于中晚用韻漸雜。而詞韻開矣。是李唐一代之中。韻亦遞變。甚矣文人之吻。不易畫一。而韻學之難齊如此。

又云。古韻之差等。殆不可分。故柴紹炳渾一之。爲柴氏韻通。近體韻則梁有沈韻。唐有唐韻。宋有中州音韻。填詞則有沈氏詞韻。北曲則元有中原音韻。周德清作明有洪武正韻。宋濂撰先舒謹原洪武正韻。而撰南曲正韻。明吳人范善濤。又撰中州全韻。臞仙撰瓊林雅韻。然梁沈韻。宋中州音韻。明洪武正韻。中州全韻。

瓊林雅韻世有其書。而詩詞曲諸家多不承用。

毛氏聲音韻統論曰。夫人欲明韻理者。先須曉識聲音韻三說。蓋一字之成。必有首。有腹。有尾。聲者出聲也。是字之首。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聲之爲名。蓋始事也。音者度音也。是字之腹。字至成音。而其字始正矣。韻者收韻也。是字之尾。故曰餘韻。然三者之中。韻居其殿。而最爲要。凡字之有韻。如水之趨海。其勢始定。如畫之點睛。其神始完。故古來律學之士。于聲與音。固未嘗置于弗講。而唯審韻尤兢兢。所以沈約孫愐而下。所著之書。卽聲音之理。未嘗弗貫。而耑以韻名書也。然韻理精微。而法煩苛。又古今詩騷詞曲。體製不同。因造損益。相沿亦異。擬爲指示。益增眩惑。今余姑以唐人詩韻爲準。而約以六條。簡之有以。統韻之繁。精之有以。悉韻之變。標位明白。庶便通曉。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穿鼻者。口中得字之後。其音必更穿鼻而出。作收韻也。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是也。展輔者。口之兩旁角爲輔。凡字出口之後。必展開兩輔。如笑狀。作收韻也。支、微、齊、佳、灰、五韻是也。斂脣者。口半啓半閉。聚斂其脣。作收韻也。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是也。抵齶者。其字將終時。以舌抵著上齶。作收韻也。真、文、元、寒、刪、先、六韻是也。直喉者。收韻直如本音者也。歌、麻、二韻是也。閉口者。卻閉其口。作收韻也。侵、覃、鹽、咸、四韻是也。凡三十平聲。已盡于此。上去卽可緣是推之。唯入聲有異。余別著唐人四聲表。以鈎稽之。斯理盡矣。凡是六條。其本條之內。往往可通。出其外者。卽不相借假。或有通者。必竟作別讀。迺相通耳。古今韻學。離合

遞變。原其大略。不外于斯。能緣是六條。極求精詣。一貫之悟。于是乎在。夫自有生人。卽有此道。元音既散。舛譌實多。余故略繁舉最。以相覺悟。金石或泐。斯談不渝。謂予弗信。請質諸神瞽云。

毛氏七聲略例云。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去、陰入、陽入之七聲。其音易曉。而鮮成譜。周德清但分平聲、陰陽。范善濤中州全韻。兼分去入。而作者不甚承用。故鮮見之。予今略舉其例。每部以四字爲準。諧聲尋理。連類可通。初涉之士。庶無迷繆。計凡七部。惟上聲無陰陽云。敍次先陰而後陽。亦姑襲周氏之舊爾。

陰平聲。種該箋腰。陽平聲。篷陪全潮。

上聲。無陰陽。

陰去聲。貢玠霰釣。陽去聲。鳳賣電廟。

陰入聲。穀七妾鴨。陽入聲。孰亦燕鐵。

鄒程村詞韻衷云。阮亭嘗與予論韻。謂周挺齋中原音韻爲曲韻。則范善濤中州全韻當爲詞韻。至洪武正韻。斟酌諸書而成。其於詩韻。有獨用併爲通用者。東冬清青之屬有一韻拆爲二韻者。虞模麻遮之屬如冬鐘併入東韻。江併入陽韻。挑出元字等入先韻。翻字殘字等入刪韻。俱于宋詞暗合。填詞者所當援据。議極簡核。但愚按中州之比中原。止省陰陽之別。及所收字微寬耳。其減入聲作三聲。及分車遮等韻。則一本中原。尙與詞韻有別。卽阮亭舊作。如南鄉子、卜算子、念奴嬌、賀新郎諸闕。所用魚模仄韻。有將入聲轉叶者。俱用

中州韻故耳。揆諸宋人韻脚所拘，借用一二，亦轉本音，竟爾通叶。昔人少覲，至毛氏南曲韻十九則，乃全依正韻分部，而又云沈氏詞韻，中原音韻，可以參用。大約詞韻寬于詩韻，合諸書參伍以盡變，則瞭如指掌矣。

沈天羽云，曲韻近于詞韻，而支、紙、寘、上下分作支思、齊微、兩韻，麻、馬、禡、上下分作家麻、車遮、兩韻，及減去入聲，故曲韻不可爲詞韻。胡文煥詞韻三聲，用曲韻而入聲，用詩韻，居然大旨，將詞韻不亡于無，而亡于有，深可嘆也。今有去矜詞韻，考據該洽，部分秩如，可爲填詞之指南，但內中如支紙、佳蟹、二部，與周韻齊微，皆來近元阮一部，與周韻寒山、桓歡、先天殊。周韻平上去聲十九部，而沈韻平上去聲止十四部，故通用處較寬，然四支竟全通十灰半，元、寒、刪、先，全通用。雖宋詞蘇柳閒然，畢竟稍濫，不如周韻之有別，且上去二聲，宋詞上如紙、尾、語、御、齊、去如寘、未、遇、御、霽，多有通用。近詞亦然，而平韻如支、微、魚、虞、齊，則斷無合理，似又未能槩以平貫去入，蓋詞韻本無蕭畫，作者遼難曹隨，分合之閒，辨極銖黍，苟能多引古籍，參以神明，源流自見。

宋人詞韻，有通用至數韻者，有忽然出一韻者，有數人如一轍者，有一首而僅見者，後人不察，利爲輕便，一韻偶侵，遂延他部，數字相引，竟及全文，此毛氏一人通譜，全族通譜之喻，爲不易也。學者但遵成法，并舉習見者爲繩尺，自鮮蹉跌。

宋詞多上去通用。其來已久。考樂府雜錄云。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入聲商七調。又元和韻譜云。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則昔人歌筵舞袖閒。何以使紅牙畢協。其理固不可解。

入聲最難分別。卽宋人亦錯綜不齊。沈氏詞韻當已。近柴虎臣古韻。則一屋、二沃通。而三覺半通。三覺半如嶽濁。角數、四質、五物通。而九屑半通。九屑半如囊。六月、七曷、八黠、九屑通。十藥、十一陌通。而三覺半通。三覺半如嚮灑。之類。十二錫、十三職通。而十一陌半通。十一陌半如辟、革、易、麥之類。十四緝獨用。十五合、十六葉、十七洽通。毛稚黃曲韻。則準洪武正韻。而一屋單用。二質、七陌、八緝通用。三曷、六藥通用。四轄、九合通用。五屑、十藥通用。又屑葉可單用。因南曲入聲單押而設也。與詞韻俱可參證。

方子謙韻會小補。所載有一字而數音者。有一字而古讀與古叶各殊者。古人用韻參錯。必有援據。今人孟浪引用。借以自文惑己。如辛稼軒歌麻通用。鮮不疑之。毛稚黃云。古六麻一部。入魚、虞、歌三部。蓋車讀如居。邪讀如徐。花讀如敷。家瓜讀如姑。麻讀如磨。他讀如拖之類。是也。填詞與騷賦異體。自當斷以近韻爲法。

沈休文四聲韻中。如朋與蒸。靴與戈。車與麻。打與等。卦畫與怪壞之類。挺齋升菴。俱駁爲缺舌。而宋詞中至張仲宗。呼否爲府。以叶主舞。林外呼瑣爲掃。以叶老。俞克成呼我爲襖。以叶好。詞品皆指爲閩音。其說

甚當。而毛稚黃謂沈韻本屬同文。非江淮閒偏音。挺齋詆之。謬已。蓋自三百篇楚詞。以迄南曲。一系相承。俱屬爲韻統。而北曲偏音。四聲不備。爲別統。故金元人作詩。亦用沈韻。作詞亦不專用周韻。從無以入聲分叶平上去者。又安得以曲韻廢詞韻。且上格詩韻乎。

菊莊偶筆云。古體詩辭。以及南北曲。雖以時遞遷。一系相承。然畦畛旣分。用韻自別。善乎陳其年之言曰。使擬贈婦述祖之篇。而必押家爲姑。作吳歛越豔之體。而乃激些成亂。染指花閒。而預爲車遮勸進。耽情南曲。而仍爲關鄭殘客。實大雅之罪人。抑亦閨襜之別錄也。

沈約之韻。未必自合聲律。而今人守之。如金科玉律。此無他。今之詩學。李杜。李杜學六朝。往往用沈韻。故相襲不能革也。若作填詞。自可變通。如朋與蒸同押。打與等同押。卦字畫字與怪壞同押。乃是鵠舌之病。豈可以爲法耶。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韻爲正。偉矣。然予觀宋人填詞。亦已有開先者。蓋眞見在人心。不約而同耳。試舉數詞于右。東坡一斛珠云。洛城春晚。垂楊亂掩紅樓半。小池輕浪紋如篆。燭下花前。曾醉離歌宴。自惜風流雲雨散。關山有限情無限。待君重見尋芳伴。爲說相思。目斷西樓燕。篆字沈約在上韻。本屬鳩舌。坡特正之也。蔣捷元夕女冠子云。蕙花香也。雪晴池館如畫。春風飛到寶釵樓上。一片笙簫。琉璃光射。而今燈謾挂。不是暗塵明月。那時元夜。況年來。心嬾意怯。羞與鬧蛾兒爭耍。江城人悄。初更打。問繁華誰解。再向天公借。剔殘紅燄。但夢裏。隱隱鈿車羅帕。吳牋銀粉。待把舊家風景。寫成人悄。初更打。問繁華誰解。再向天公借。剔殘紅燄。但夢裏。隱隱鈿車羅帕。吳牋銀粉。待把舊家風景。寫成

閒話笑綠鬢鄰女倚窗猶唱夕陽初下。是駁正沈韻畫及挂話及打字之謬也。呂聖求惜分釵云重簾下微燈挂背闌同說春風話用韻亦與蔣捷同意晁叔膺感皇恩云寒食不多時牡丹初賣小院重簾燕飛礙。昨宵風雨尙有一分春在今朝猶自得陰晴快熟睡起來宿醒微帶不惜羅襟搵眉黛日長梳洗看看花影移改笑拈雙杏子連枝戴此詞連用數韻酌古斟今尤妙。明初高季迪石州慢云落了辛夷風雨頓催庭院瀟灑春來長恁樂章懶按酒籌慵把辭鶯謝燕十年夢斷青樓情隨柳絮猶縈惹難覓舊知音把琴心重寫天冶憶曾攜手鬪草闌邊買花簾下看轆轤低轉秋千高打如今何處縱有團扇輕衫與誰共走章臺馬回首暮山青又離愁來也諸公數詞可爲用韻之式不獨綺語之工而已。

木蘭花慢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歡情于第二字中有韻近見吳彥高中秋詞亦不失此體餘人皆不能今載二詞于後柳詞云刺桐花爛漫乍疎雨洗清明正豔杏燒林緗桃繡野芳景如屏傾城盡尋春去驟雕鞍紺幃出郊坰風煖繁絃脆管萬家齊奏新聲盈盈鬪草踏青人豔冶遞逢迎向路傍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歡情對佳麗地任金罍竭玉山傾拌卻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醒吳詞云敵千門萬戶瞰滄海爛銀盤對沆瀣秋高儲胥雁過墜露生寒闌干眺河漢外送浮雲盡出衆星乾丹桂霓裳縹緲似聞雜佩珊珊長安底處高城人不見路漫漫歎舊日心情如今容鬢瘦沈愁潘幽歡縱容易得動是隔年看歸去江湖一葉浩然對影垂竿吳詞後段起句又異當依柳爲正。

楊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爲號。凌彥狎以漁家傲詞壽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宛似蓬萊島。聞說村居詩思好。還被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亭前松合抱。客來便許同傾倒。玉兔已將靈藥搗。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老。復初和詞云。當時承望求仙道。那知薄命如郊島。留得殘生猶自好。多懊惱。塵緣俗慮何時掃。子已成童無用抱。醉眠任便和衣倒。今歲砧聲秋未搗。清風早。看來只恐中年老。瞿宗吉和詞云。喜來不涉邯鄲道。愁來不竄沙門島。惟有村居閒最好。無事惱。苔階竹徑頻頻掃。有酒可斟琴可抱。長年擬看三松倒。白內靈砂親自搗。歸隱早。朝來未放元真老。宗吉既和此詞。復序云。舊譜皆以仄聲起。歐公呼范文正爲窮塞主。首句所謂塞上秋來風景異。正此格也。他如王荊公之平岸小橋千嶂抱。周清真之幾日春陰寒惻惻。謝無逸之秋水無痕清見底。亦皆如是。今二公皆以平聲易之。特著此。以俟知音爾。

毛氏唐詞通韻說云。唐詞多守詩韻。然亦有通別韻用之。略如宋詞韻者。偶覩數闋漫記之。以備考證。東冬通用。溫庭筠定西番云。一枝春豔濃。樓上月明三五瑣。牕中。按此詞。則上之董腫通用。去之送宋通用。俱可類推。他韻上去例亦倣此。支微齊。及十灰前段通用。白樂天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眞文。及十三元後段通用。韋莊小重山云。一閉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永。夢君恩。又溫庭筠清平樂云。鳳幃鴛被徒燠。寂寞花鎖千門。競把長門買賦。爲妾將上明君。寒刪通用。顧夔虞美人云。小屏屈曲掩青山。翠幃香粉玉鑪寒。兩眉攢。又按十三元

後段。既通入真文。則前段應與此韻通用。庚青通用。李白菩薩蠻云。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覃咸通用。薛昭蘊女冠子云。去住鳥經三。正遇劉郎。使啓瑤絨。語慶通用。牛嶠玉樓春云。小玉窗前噴燕語。紅淚滴穿金線縷。按此詞則魚虞通用。可類推也。篠皓通用。牛希濟生查子云。語已多情未了。迴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又尹鶚滿宮花云。月沈沈。人悄悄。一炷後庭香。風流帝子不歸來。滿地禁花慵掃。離恨多。相見少。何處醉迷三鳥。漏清宮樹子規啼。愁鎖碧窗春曉。按此二詞。則蕭豪通用。可類推也。

毛氏唐宋詞韻互通說云。唐白樂天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支與微與十灰半通用。是宋詞韻也。宋秦太虛千秋歲用隊韻。辛稼軒沁園春用灰韻。皆渾用唐韻。由是觀之。唐詞亦可用宋韻。宋詞亦可用唐韻。自不必過判區畛耳。

毛氏詞韻不兩濶說云。客問唐詞既多用唐人詩韻。而又可用宋人詞韻。宋詞既用宋人詞韻。而又可用唐人詩韻。若然。則作者總可以併通唐詩宋詞兩韻。而無或閒然者耶。余曰不也。兩韻雖唐宋詞人交用之。而作者仍須專按一譜。如用唐韻。則不得更通入宋韻。用宋韻者。亦不得更通入唐韻。倘云直可濶通。則用及灰韻者。既可藉口唐韻。而不劃開灰哈兩段。且又將假手宋韻。而併通支齊微街矣。用及元韻者。既可藉口唐韻。而不劃開元魂兩段。且又將假手宋韻。而併通真文寒刪先矣。不其流易已甚。而太夸疆畛歟。且考古詞。亦罕此濫通法。然則詞家直是有兩樣用韻法。一唐詩韻也。一宋詞韻也。客曰若然。則沈

氏詞韻何不兩載之。曰沈氏止著宋法。以詞則大盛于宋。而且欲守唐詩韻者。其譜人所共曉。故不必更煩筆墨耳。

詞苑叢談卷二

品藻一

南唐李後主重光名煜。作烏夜啼一詞。最爲悽惋。詞曰。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蘇東坡大江東去。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譏。柳七曉風殘月。謂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檀板歌之。此袁絢語也。後人遂奉爲美談。然僕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槩。固是英雄本色。柳纖艷處。亦麗以淨耳。況楊柳外句。又本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只改二字。增一字。焉得獨擅千古。今取二詞。並誌于後。蘇念奴嬌。赤壁懷古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樓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柳雨淋鈴秋別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待與何人說。柳七墓在眞州城西仙人掌。王阮亭嘗有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亦佳句也。

遜菴閒覽云。張子野先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祜尙書。奇其才。先往見之。一將命者。謂曰尙書欲

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邪。遂出置酒盡歡。宋玉樓春詞云。

東城漸覺風光好。穀縹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

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張天仙子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

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悠悠空記省。沙上竝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翠幙密遮燈。風不定。

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古今詞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即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也。

掩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遂又名張三影。天聖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俱第

進士。其能詩。壽考。悉同一博州人。號張三影者是也。一吳興人。見齊東野語。胡氏應麟筆叢所載如此。

賀方回鑄嘗作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臺花榭。瑣窗朱戶。惟

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

最稱之。有云。解道江南腸斷句。世間只有賀方回。僕壬子渡江題北征詞。亦有句云。縱使紅鹽才一曲。也

應腸斷。賀方回按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有小築在橫塘。嘗往來其間。一日訪僧不遇。題絕句

之詩。載龔明之中吳紀聞。周少隱云。方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謂之賀梅子。方回寡髮。郭功甫指其

蓋用蔡公語也。晏叔原爲元獻公殊之暮子。自號小山。有樂府。與珠玉集並行於世。慶歷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

仁宗於宮中宴集。叔原作鷓鴣天詞。大稱上意。詞曰：碧藕花開水殿涼。萬年枝上轉紅陽。昇平歌管隨天仗。祥瑞封章滿御牀。金掌露。玉爐香。歲華方共聖恩長。皇州又奏圓扉靜。十樣宮眉捧壽觴。

舒信道名賈。神宗朝御史。與李定同陷東坡於罪者。嘗作菩薩蠻詞云：江梅未放枝頭結。江樓已見山頭雪。待得此花開。知君來未來。風帆雙畫鷁。小雨隨行色。空得鬱金裙。酒痕和淚痕。王阮亭極賞此詞。常曰：鍾退谷評閻邱曉詩。謂具此手段。方能殺王龍標。此等語。乃出渠輩手。豈不可惜。僕每讀嚴分宜鈐山堂詩。至佳處。輒作此嘆。

辛稼軒守南徐日。每開宴。必命侍姬歌其所作賀新涼云。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紫雲飛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歌竟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旣而作永遇樂。序北府事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特置酒召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客多遜謝。相臺岳珂時年甚少。率然對曰。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公。以千

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尙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珂曰。前篇豪視一世。獨前後二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謂座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改其語。日數易。累月未竟。其刻意如此。沒後百餘年。邯鄲張埜過辛墓。有詞曰。嶺頭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雲氣。又曰。謾人間留得陽春白雪。千載下。無人繼。稼軒之槩可知矣。朱晦菴沒。黨禁方嚴。稼軒獨爲文哭之。卒之日。家無餘財。僅餘著述數帙而已。謝疊山經其墓。夜聞大聲疾呼。似鳴其不平者。疊山爲文祭之。而聲始息。嗚呼異哉。張志和漁父詞云。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月兒浦口。潮平黃魯直取二詞。合爲浣溪紗一闋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山谷此詞清麗新婉。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

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眞珠顆。佳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面發嬌嗔。碎按按音那花打人。唐宣宗嘗稱之。時有婦人斷夫兩足者。宣宗戲曰。此亦碎按花打人耶。

宋退翁齊愈宣和間爲太學官。固陵召對曰。卿文章新奇。可作梅詞進呈。須是不經人道語。齊愈立進眼兒媚詞云。霏霏疎影轉征鴻。人語暗香中。小橋斜渡。曲屏深院。水月濃濛。人間不是藏春處。玉笛曉霜空。

江南處處黃垂密雨綠漲薰風天語稱善次日諭近臣曰宋齊愈梅詞非惟不經人道又且自開花說至結子黃熟并天色言之可謂盡之矣

康伯可有聲樂府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爲多一日上元節進瑞鶴仙詞云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街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鬪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上皇覽之極稱賞風柔夜暖以下賜金甚厚秦檜生日伯可獻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簾幙護寒樓臺清曉寶運當章孔孟勳庸周召師表方春遇魚水君臣須信從年少玉帶金魚朱顏綠鬢占斷世間榮耀篆刻鼎彝將遍整頓乾坤都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

秦少游踏莎行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尾二句余謂不如杜鵑聲裏斜陽暮尤堪腸斷

王通叟觀作慶清朝慢踏青詞風流楚楚世以爲高於屯田集遂名冠柳詞云調雨爲酥催冰做水東君分付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煙郊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間晴則箇陰則箇餽釘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撩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東風巧盡

收翠綠。吹在眉山。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爲佳爾。此晉無名氏帖中語也。辛稼軒融化作霜天曉角詞云。吳頭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此。宦遊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爾。晉人語。本入妙。而詞又融化之如此。可謂珠璧相照耳。

東坡夜登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欸如五鼓。錚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覓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南樓夜景。爲誰浩歎。後秦少遊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坡云。十三箇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在座云。三句說盡張建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按山抹微雲。少游客會稽席上有所悅。所賦滿庭芳詞也。詞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其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邊。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秦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又小樓連苑。太虛所寄營妓婁婉詞也。婉字東玉。詞中藏其字在焉。調

寄水龍吟曰。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疎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韞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少游有壻爲人所侮。乃大呼曰。吾之西湖有一侔。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曰。畫角聲斷。誰門非斜陽也。侔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霧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誤麻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賞之。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詞云。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山谷以爲非吃煙火食人語。銅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首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與考槃詩相似。阮亭稱其村夫子強作解事。令人欲嘔。章蘇州滌州西澗詩。疊山亦以爲小人在朝。賢人在野之象。令韋郎有知。豈不叫屈。僕嘗戲謂坡公命宮磨蝎。湖州詩案。生前爲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者舊續聞云。趙右史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

少游贈歌妓陶心兒南歌子詞云。玉漏迢迢盡。銀燭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臂

上粧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末句暗藏心字。子瞻謂其恐爲他姬所賴也。

林處士妻梅子鶴。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長相思惜別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何等風致。閒情一賦。詎必玉瑋珠類耶。

連可久。江湖得道之士也。十二歲。其父攜見熊曲肱。適有漁父過前。令賦漁父詞。連應聲作。清平樂云。陣鴻驚處。一網沉江渚。落葉亂飛和細雨。撥棹不如歸去。蘆花輕汎微瀾。蓬窗獨自清閒。一覺遊仙好夢。任他竹冷松寒。曲肱贈以詩。且謂此子富貴中留不住。後果爲羽衣。多往來西山。

東坡製蝶戀花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遶。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常令朝雲歌之。雲唱至柳綿句。輒爲掩抑悵悵。如不自勝。坡問之曰。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處無芳草句也。

南唐書載元宗手寫攤破浣溪沙二詞。賜樂部王感化云。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又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情致如許。當是叔寶後身。

馮延巳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蕊。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鶻喜。元宗戲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也。南唐書

辛稼軒摸魚兒春晚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可謂怨之至矣。聞壽王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若遇漢唐。寧不買種豆種桃之禍哉。范希文漁家傲邊愁云。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笛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詞旨蒼涼。多道邊鎮之苦。歐陽永叔每呼爲窮塞主。詩非窮不工。乃於詞亦然。

蘇叔黨名過。坡仙季子。作點絳脣詞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秦處度名洪。少游子也。亦作卜算子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四和鼻金鳧。雙陸思纖手。擬倩東風浣此情。情更濃於酒。合兩詞觀之。二公可謂有子。蘇叔黨詞能改齋漫錄云。汪彥章作。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作此詞。或問曰。歸夢濃於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按曉鴉草堂改作亂鴉。歸夢改作歸興。

今從吳錄臣能
改齋漫錄正之。

毛幵爲郡。見一婦人陳牒立雨中。作清平樂云。醉紅宿翠。髻驪烏雲墜。管是夜來不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滿榻腰支。塔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春雨。想應溼透鞋兒。宋人小說盛稱此詞。

陳去非蜀人季常之孫也。爲高宗所眷注。詞品極佳。語意超絕。識者謂可摩坡仙之壘。有桂花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

無名氏眉峯碧云。蹙破眉峯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窻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宋徽宗極賞此詞。嘗手書以問曹組。不知何人作也。

周文璞宋淳熙間人。詩詞奇怪。人以方李賀。有鍾山詩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幾歲鵝黃上柳條。又言花間集。只得絲雨溼流光。五字微妙。其題酒家壁詞云。還了酒家錢。便好安眠。大槐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薄古梅邊。也是前緣。鵝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記取。明日新年。詞旨飄逸。迥出塵表。

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奸佐逆。不足言也。乃其詞自佳。嘗見畫舫有映簾而觀者。僅露其額。賦醉落魄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

額。綠雲低映花如刻。卻似秋宵。一線銀蟾白。髻兒梢朶香紅劫。鈿蟬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露牆頭些子眞消息。

劉改之過。以詩名江左。放浪吳楚間。辛稼軒守京口。登多景樓。劉敞衣曳履而來。辛命賦雪以難字爲韻。劉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遂上武昌。作唐多令云。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否。舊江山都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劉此詞。楚中歌者競唱之。

李清照聲聲慢秋閨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首句連下十四個疊字。眞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

六一居士踏莎行離別云。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王阮亭曰。升菴以平蕪句。擬石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意近而工拙懸殊也。

李易安作重陽醉花陰詞。函致趙明誠。詞云。薄霧濃霧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幮。半夜

秋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明誠自媿勿如。乃忘寢食。三日夜。得十五闋。雜易安作。以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不銷魂三句絕佳。政易安作也。李又有春晚如夢令云。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極爲人所膾炙。明誠卒。易安祭之云。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文亦慘黯。惜其再適張汝舟。爲世所薄。易安既嫁汝舟。與之反目。嘗作札寄人曰。猥以桑榆之暮景。配此駟儉之下材。見者絕倒。

潘閨憶餘杭云。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凭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飛起。別來閒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東坡甚愛此詞。書於玉堂屏風。

寇萊公準。夜度娘曲云。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升菴舉似大復。認爲唐音。

范文正。司馬溫公。韓魏公。皆一時名德重望。范御街行曰。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珍珠簾捲玉樓空。天澹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韓點絳脣詞曰。病起慊慊。庭前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珍珠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溫公西江月云。寶髻鬆鬆綰就。鉛

華淡淡粧成。紅雲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人非太上。未免有情。當不以此類其白璧也。

晉宰相和凝。少年好爲曲子。契丹入彗門。號爲曲子相公。有河滿子詞曰。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李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宵。卻愛研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亦香奩佳句也。

金章宗喜文學。善書畫。宋徽宗以蘇合油煙爲墨。章購得之。一兩價黃金一觔。有題扇蝶戀花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鏤小鈿花草鬪。翠條更結同心扣。金殿珠簾閒永晝。一握清風。暫喜懷中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有擘橙爲軟金杯者。賦生查子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回腸。冷怯玻璃盞。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取洞庭春。飛上桃花面。亦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

金主亮頗知書。閱柳耆卿西湖作。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寫臨安山水。復畫己像。題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嘗中秋舉杯待月不至。賦鵲橋仙云。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捩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仔細看嫦娥體態。出語囁彊。真是咄咄逼人。

党承旨懷英。宋太尉進孫。母夢吳筠托宿而生。丰儀秀整。初與辛幼安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辛得離。

決意南歸。党得坎。遂留事金。皇叔伏誅。党作詔云。天下一家。詎可窺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道於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匪此心之得已。與言及此。惋嘆何窮。論者以爲百年以來制誥第一。党嘗作青玉案。詠茶云。紅莎綠籜。春風餅趁梅驛。來雲嶺。紫桂巖空。瓊寶冷。佳人卻恨。等閒分破。縹緲雙鸞影。一甌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助清興。痛飲休辭。今夜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寒境。與黃魯直口不能言。心下快活。雅俗自覺霄壤。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詩云。今世權懣子。觸熱向人家。權懣。集韻解之曰。不曉事。予素畏熱。乃觸熱入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雨中花。不用浮瓜沈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曰。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湘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試展蛟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闌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梅菴曰。權懣乃暑衣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一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

箇纔出山來便帶錯年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那此薛泳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名水竹居其所爲詩有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句去唐人思致不遠

黃魯直少時喜造纖淫之句法秀訶曰應墮犂舌地獄魯直答云空中語耳晚年戲效寶寧勇禪師詠古德靈雲遺事作漁家傲云三十年來無孔竅幾回得眼還迷照一見桃花參學了呈法要無絃琴上單子調摘葉尋枝虛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今後水雲人欲曉非元妙靈雲合被桃花笑會得此意直是臨去秋波那一轉應許老僧共參也

臨川謝無逸嘗作咏蝶詩三百首其警句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爲謝蝴蝶有卜算子詞云煙雨幕橫塘紺色橫清淺誰把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江半隱几岸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俗翁心共孤雲遠標致雋永全無蕪澤可稱逸調按謝蝴蝶可配鄭鷓鴣

宋鄭域字中鄉三山人使金回有燕谷剽聞二卷紀金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是雪來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淡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樹兩地不同栽一般開比與甚佳

金元百年間樂府推蔡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其和大江東去乃樂府中最得意者詞云離騷痛飲問人生佳處能消何物江左諸人成底事空想巖巖青壁五畝蒼煙一邱寒玉歲晚憂風雪西州涕淚至今

悲感前傑。我夢卜築蕭閒。覺來巖桂十里幽香發。塊磊胸中冰與炭。一酌春風都滅。勝日神交悠然得意。離恨無毫髮。古今同到。永和徒記年月。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古今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桐華。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迴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翮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珠喉。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嬌鬢低睂。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使病夫舉首增嘆。又近者有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於無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云。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峯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遊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茗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桐華。煙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亦語病也。廬陵陳子宏云。蔡光工於詞。靖康中陷金。辛幼安嘗以詩詞謁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軒歸宋。晚年詞筆尤高。嘗作賀新郎云。綠樹聽鶗鴂。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如知此恨。料

不啼清淚空啼血。誰伴我。醉明月。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李太白擬恨賦相似。又止酒沁園春云。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把酒。咽如焦釜。於今喜溢。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如此。嘆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平居。鴆毒猜。況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急去。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則去。招則須來。此又如賓戲解嘲等作。乃是把做古文手段。寓之於詞。賦築偃湖云。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新月初籠。老合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四峯。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從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煙水濛濛。說松而及謝家相。如太史公。自非脫落故常者。未易闢其堂奧。近日作詞者。惟說周美成。姜堯章。而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徒狃於風情婉變。則亦易厭。回視稼軒所作。自覺豪爽。

湘山野錄云。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梯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右調著薩蠻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作。魏道輔秦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詹天游以艷詞得名。見諸小說。其送童夔天兵後歸杭齊天樂云。相逢喚醒金華夢。胡塵暗斑吟髮。倚擔

評花認旗沽酒。歷歷行歌奇跡。吹香弄碧。有坡柳風情。逋梅月色。畫鼓江船。滿湖春水。斷橋客。當時何限怪侶。甚花天月地。人被雲隔。卻載蒼煙。招白鷺。一醉修江。又別。今回記得。再折柳穿魚。賞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此伯顏破杭州之後也。觀其詞全無黍離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遊樂言。宋末之習。上下如此。其亡不亦宜乎。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闕。世以爲紫姑神所作也。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輪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何書。答曰。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爲騷雅。蜀人郝文宗。以春初邀請。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王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暖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幾回無語。斂雙眉。凭遍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沖淡有思致。

錢塘朱淑真。所從非偶。詩多嗟怨。名斷腸集。嘗元夜賦。生查子詞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春衫袖。楊升菴詞品云。詞則佳矣。豈良人婦所宜耶。

劉伯溫未遇時。賦感懷水龍吟云。雞鳴風雨瀟瀟。側身天地無劉表。啼鶻迸淚。落花飄恨。斷魂飛繞。月暗雲霄。星沉煙水。角聲清裊。問登樓王粲。鏡中白髮。今朝又。添多少。極目鄉關何處。渺青山。髻螺低小。幾回

好夢隨風歸去。被渠遮了。寶瑟絃僵。玉箏指冷。冥鴻天杪。但侵階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激昂感慨。擇木之志見矣。

柯敬仲九思。際遇元文宗。爲奎章閣鑒書博士。出入內庭。後失寵。退居吳下。虞伯生賦風入松寄之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輕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拖藍。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銀字泥牋。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傳誦。

王子可南雲。貌古軀偉。發狂嗜酒。詩詞每多奇氣。曾有句云。唾絨尖舌淡紅酣。卽自戲曰。欲下犂舌獄耶。射虎首句云。風色偃貂裘。卽閑筆曰。虎來矣。李子遷贈南雲詩云。石鼎夜聯詩筆健。布囊春醉酒錢麤。眞實錄也。嘗賦長相思云。風暖時。雨晴時。熏褶羅衣人未歸。螻蟻愁欲飛。枕瓊霞。瑣窗紗。簾月樓空燕子家。春風掃落花。都非尋常語。

吳二娘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蓋指此詞也。

耆卿。卻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周秦之佳境也。少游。怎得濃香深處。作箇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

樂府霧露擁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

孫夫人閨情南鄉子云。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忺。天氣困人梳洗懶。眉尖淡畫。春山不喜添。閒把繡絲擲。認得金針。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厭厭滿院楊花。不捲簾。又詠雪云。悠悠颺颺。做盡輕模樣。半夜瀟瀟。窗外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薰爐煙霧。騰騰扶上金釵。二詞堪與李清照頡頏。

吳虎臣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水似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云。今日一杯愁送春。明日一杯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詞意同。

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秦少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按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梳檣。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嘲之曰。露華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秦少游善樂府。取隋煬帝寒鴟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爲當時所傳。子瞻戲之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吳虎臣漫錄云。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游妓崔廿四之館。因是行第。作踏青游詞。都下盛傳。詞云。識箇人人。恰止二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拌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王藻落梅詞云。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裏。一點點。有人惜。蕭秦來梅詞云。千霜萬雪。受盡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詞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人有大山集。

李南金自號三溪冰雪翁。有贈妓賀新郎詞云。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樽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朝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淒涼感慨。不禁青衫欲溼也。